



参与创办湘雅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的耶鲁毕业生

文章来源：雅美之途 于 2013-08-17 21:35:37



Dr. Edward H. Hume and Dr. F. C. Yen (at right) with officials in Peking at time of Hsiang Ya negotiations, 1913

图一：胡美（右二）和颜福庆（右一）1913年在北平。照片标明他们当年是在北平为湘雅进行协商，创院之初湖南省政府虽然同意了与雅礼协会的合作，但是京城方面还需沟通。

耶鲁大学以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为依托在湖南长沙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医学院之一的湘雅医学院。湘雅与另一所拥有美国背景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医学院一起，为西医或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洛克菲勒基金会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蓝本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们先从英美的几个教会那里购买到规模有限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然后总投资超过四千万美元倾力打造协和品牌，中国当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之外的最大海外投资国。协和早期的领袖人物多数为霍普金斯医学院和哈佛医学院的校友，虽然协和短暂的创始院长来自芝加哥。霍普金斯则是美国学习德国体制将科学研究引入医学教学的开路先锋，霍普金斯校友曾对我说过这样的笑话，在霍普金斯之前，美国人培养医生和理发师的程序差不多。

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野心十足，目标就是要将北京协和建成像霍普金斯般的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洛克菲勒确实通过北京协和为古老的东方带来了颠覆性的医学变革。那些成就不仅局限于临床医学教育，当时在协和做出的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也受到欧美科学家的关注，文章可以发表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我们所在的医学院有时会在图书馆里办些美国医学界人物的图片展，从这些材料讲述的故事进一步证实了北京协和医学教育的品质。当时美国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可以选择将自己的住院医师训练放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他们返美国后则直接在美国的医学院行医或当教授。

耶鲁南下湖南长沙寻找发展机会似乎并不是特意为了绕过在北京与财大气粗的洛克菲勒竞争，因为耶鲁在长沙办的医院比北京协和医院还早。文献中陈述的耶鲁入中国心脏地带的原因是因为雅礼协会发现湖南相对的富有并且湖南人拥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耶鲁在长沙的着重点是办医院和学校，包括现在仍是长沙最好的中学之一的雅礼中学。耶鲁还在长沙办过一所学院，这所学院后来搬到武昌与数所教会学院合并成了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

雅礼协会创办人之一的Lawrence Thurston带着29岁的新婚妻子抵华，但是不久她便患肺结核去世，Thurston亲自体验中国缺医少药的现实使得他力荐耶鲁在中国办医院并且加强医学教育。

雅礼学社与耶鲁校友胡美（Edward H. Hume）合作在长沙办雅礼医院（湘雅医院前身），胡美为印度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后来读了耶鲁本科和霍普金斯医学院。当时雅礼学社的传教士负责人为了吸引在印度发展良好的胡美到长沙还不惜在信中慌称：“……你在孟买所做的任何事业，绝不能和在长沙的机遇相比……这里的人很有知识，大部分受过教育，富有创造力；无疑的，他们会欢迎一位西洋医生去创办一所新式医院的。不用多久，你就可以在湖南创办一所医科大学，这里才是你应该工作的地方，希望你立刻就来！”（引自百科），这样胡美才于1905年拖家带口来到了中国的洋人很少的内陆城市长沙。

与信中所述炯然不同，医院开始时只有胡美一位专业人士，而且当时的中国对外来医学持相当的排斥态度。胡美几乎是求人来看病，但他苦心经营的结果仍将雅礼医院发展成为湘雅医学院（先为专科学校），当时胡美任教务长和湘雅医院院长。首任医学院长则由几年前从美国读完医学院加入湘雅的颜福庆担任。雅礼协会当然会从耶鲁校友中物色院长人选，颜福庆是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亚洲人。

颜福庆早年父亲去世后由伯父抚养成人，但是他们家族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而信仰基督教，他的父亲和伯父都曾有留美的背景，伯父还参与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创办。颜氏三兄弟都是中国近代的杰出人士，堂兄颜惠庆为外交家，颜德庆为铁道专家，颜福庆的表弟曹云祥还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校长。颜福庆自己则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那里严格的西方教育为他日后在耶鲁医学院以荣誉生毕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那个年代只有这种家族的人才有可能上耶鲁，当时应该说在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颜福庆开始是以外科医师的身份去湘雅的，后来他发现预防医将会更能惠及大众，曾再度赴美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预防医学证书。

湖南毕竟为内陆保守之地，湘雅医学院颇受当地排外势力的冲击，他们不但驱赶外国人甚至连非湖南籍的外省人也不欢迎。当时雅礼协会与湖南省官员签约办湘雅时就遇到过北平方面的很大阻力，因为他们禁止地方政府与外国势力联合办学，这样协议到期后湘雅则完全归中方管理。没有京城的大力支持是湘雅与协和境遇不同的地方，不像洛克菲勒为协和访华时中国政府的高官都陪同。胡美于1926年辞职返纽约创办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附属医院之一，颜福庆也离开工作了16年的湘雅赴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副院长，那年（1926）据说他是协和的第一位华裔教授。

耶鲁背景的湘雅医学院最引以为骄傲的还是那些它培养出的杰出医学人才，毕业于湘雅成名于北京协和的张孝骞和谢少文仍最为突出的例子。医学界传说的因记忆力惊人而能信手为疑难病例找出文献出处的张孝骞长期主理北京协和的消化科和大内科，而谢少文则被称为中国免疫学的开创人之一。如果说张孝骞和谢少文都因当时条件的缺陷而对原创性医学研究贡献有限，那么另一位湘雅毕业后到上海和北京发展的汤飞凡则因确认沙眼的病因为衣原体而使他在现代世界医学史上拥有地位。汤飞凡是胡美亲自招的湘雅首届的三十名医学生之一，他们的三分之二在医学院读书期间遭淘汰后，仅包括汤飞凡在内的十人毕业。颜福庆将当时在哈佛随细菌系主任做研究的汤飞凡邀请回国任上海医学院的副教授，汤飞凡后来于1945年抵北平，解放后帮助新政府构建了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中国的相当于美国FDA的生物制品监管机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然而，据说汤飞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于1958年自杀身亡，那年他和同事们还在中华牌医学相关杂志上发表了数篇关于衣原体病原假说的原始论文。

与协和，同济和湘雅等带有西方背景的医学院不同，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被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首所医学院之一。颜福庆的耶鲁教育背景和他在湘雅办学的成功经历使他被推为上海医学院的首任院长，这也与他离开湘雅后在洋人办的协和任副职的经历相关，因为那些经历更激励他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据说他当年创办上海医学院的时候，大量聘用他在湘雅培养的学生。颜福庆后来还创办了中国医学界的最高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为了缅怀它们的创立者，现为中南大学的湘雅医学院和复旦大学的上海医学院的校园内都建有颜福庆的纪念雕像。

这位曾为杨开慧治疗过疟疾而被毛泽东邀为宾上客的人士，颜福庆在文革中也不免受到迫害，连在自己创办的上海中山医院看病都要向上级请示。他的后人决定将他的部分骨灰葬于纽约的上州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里可是离他早年读书的耶鲁校园不远的地方。

最后在结束本文的时候写几句话给现在的湘雅医学院的公关部门，是关于他们医学院的英文名称。湘雅两汉字，无论从发音还是寓意都十分优美。但是他们的英文名，以前的Hsiang-Ya和现在的Xiang-Ya，都令西人发音起来十分难堪。倒是雅礼中学的Yali十分顺口，也说出了它与耶鲁的渊源，耶鲁称自己的本科生为Yalie。湘雅医学院定自己的英文名称为Yali Medical College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清华（Tsinghua）和北大（Peking）早已违背了国家拼音译名的规定，苏州大学（Soochow）和中山大学也如此，湘雅应当有历史传承的充足理由使其名片更易国际化。实际上迫于市场的竞争压力，中国企业特别聪明地在品牌上放弃僵硬拼音而选更具魅力的西式发音，像联想电脑为Lenovo，奇瑞汽车为Chery。



颜福庆在耶鲁医学院的照片，照片中显示他是耶鲁的优等生。颜福庆后来成为湘雅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的首任院长。



上海医学院里的颜福庆雕像。



北京协和医院。



湘雅医院。



为张孝骞发行的邮票。



为汤飞凡发行的邮票。



胡美在医院为病人看病。当时的西医还是新鲜事，所以看病也是里外多层，还有穿制服人士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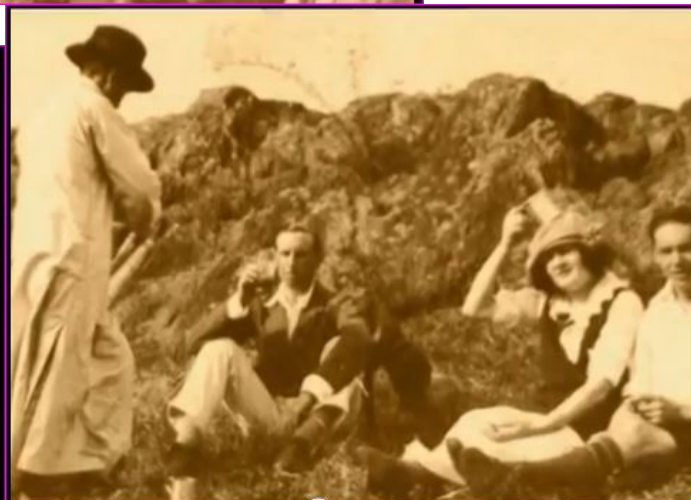
胡美与家人。



以下照片反映耶鲁人在湖南湘雅，本文全部照片来自网络。









US Gunboat
Hat was in China during the famous Sand Pebbles



1921